

MERCHANT MEATS SPICY WOLF

狼与香辛料

6

南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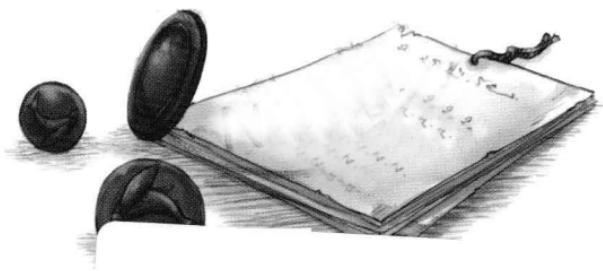
狼与香辛料

6

〔日〕

支仓冻砂 著

林冠汾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与香辛料.6/〔日〕支仓冻砂著；林冠汾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6
ISBN 978-7-5442-5771-8

I.①狼… II.①支…②林… III.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4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087

OOKAMI TO KOUSHINRYOU

© ISUNA HASEKURA 200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2007 by Media Work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hrough DAIKOUSHA INC.,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狼与香辛料 6

〔日〕支仓冻砂 著

〔日〕文仓十 插图

林冠汾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00毫米×112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2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771-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 | |
|-----------|-----|
| —— 序幕 —— | 3 |
| —— 第一幕 —— | 19 |
| —— 第二幕 —— | 63 |
| —— 第三幕 —— | 99 |
| —— 第四幕 —— | 137 |
| —— 第五幕 —— | 189 |
| —— 终幕 —— | 233 |
| —— 后记 —— | 26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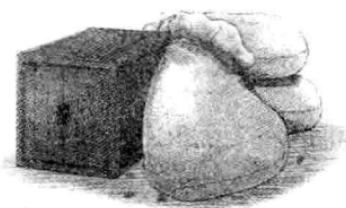
狼与香辛料 6



WORLD MAP



序幕



赫萝大踏步地前进着。平时总是罗伦斯放慢脚步来配合她的速度，这时却完全相反。她像是要用脚跟踩开地面上的石板似的大步走着。城里依然一片混乱，人潮如浪涛般涌进两人横越的港口。在阵阵人潮中，罗伦斯被赫萝牵着手，拼命地跟上她的脚步。

从不同角度来看，罗伦斯的模样或许就像个在混乱中遭暴徒袭击的可怜旅行商人，而牵着他的赫萝则像试图保护他的温柔修女。然而事实上，赫萝的态度毫无温柔可言。因为罗伦斯本来就已红肿不堪的右脸颊，方才又被赫萝赏了一记。

“哎，汝就不能走快些吗？！”此刻赫萝身上找不到一丝温柔。她使劲拉着罗伦斯的手，只要他没跟上，就会惹来这般怒吼。赫萝此刻的表情，就像是把打算当饭

后甜点的、淋了大量蜂蜜的树莓糕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只是，罗伦斯也不便插嘴说什么。因为他没有露出遭人掠夺财物后应有的表情，所以怎么也无法强行制止赫萝的行动。他十分清楚，赫萝是在生他的气。

话虽如此，但在这雷诺斯，罗伦斯与原本要一同做皮草买卖的商人伊弗发生了一场危及性命的争执，甚至还受了伤。更惨的是受伤之后，他又立刻与赫萝进行了一场让人头晕目眩的争论。他终究是累了，很想休息一会儿。

“只要一下下就好，你可不可以放慢些脚步呢？”

罗伦斯的伤势虽不至于严重到失血过多，也没有引起贫血，但在历经一场柴刀与小刀交锋的搏命之争后，身体产生的疲倦非同寻常。他感觉双脚如绑上铅块般沉重，甚至觉得僵硬的双臂似乎是不知不觉中被换成了木头做的假臂。而且，就算加快脚步也无济于事。他这么想着，向赫萝搭腔，但赫萝回过头，眼神射出滚烫热油般的怒火。“走？汝说走？难道汝前来迎接奴家时，也是一路走来的吗？”

雷诺斯城里的混乱程度已到了极点。就算赫萝如此大声斥骂，也不会有人回头注意。

“不、不是，跑的，跑来的。”

赫萝连一句“既然这样，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说，便立刻转向前大步走去。她牢牢地抓住罗伦斯的手，所以只要她向前一步，罗伦斯就必须跟上一步。

罗伦斯前往德林商行迎接赫萝，并强势地说服赫萝，

否定了她要结束旅行的想法。从他们再次打开商行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情况就一直没有改变。

赫萝的纤细手指一根一根地穿过罗伦斯的指间，紧紧扣住他的手指。那已不只是牵手，而是真正的十指相扣。所以，除了被拉着走之外，罗伦斯没有其他选择。只要赫萝前进，他就不得不跟着前进。要是他停下脚步，手指就会疼，而想要手指不疼，就只能贴近赫萝继续走。

以这种方式强行军，转眼间就回到了阿洛德的民宿。

“让开！”

多名商人聚集在门口，不断互相交换有关城镇混乱事态的消息，赫萝对他们怒斥一声后，便往民宿里走去。

面对赫萝的凶悍气势，就连挨惯骂的商人们也不由得让开了路。他们先目送赫萝，接着目不转睛地注视在后头被拖着走的罗伦斯。

罗伦斯想到下次来雷诺斯时，大家肯定会提起今天的事情，不禁觉得心情有些沉重。

“老头跑哪儿去了？”

两人走进民宿后，发现阿洛德每次边用炭火取暖，边喝着温葡萄酒的老位子上，坐着两名看似旅行工匠的人在交谈。

“老、老头？”

“胡子老头！这家旅馆的主人跑哪儿去了？”

从外表来看，两名中年工匠的年纪看起来差不多是

赫萝的三倍，但因为赫萝实在太凶悍，两名工匠互看一眼后，小心翼翼地说：“没、没有，我们只是受托帮忙看店而已，没有过问去了哪里……”

“吼！”

听见赫萝的低吼声，就连罗伦斯都感到畏缩，坐在椅子上的两名工匠更是吓得几乎要往后翻倒。

赫萝的尖牙可能被瞧见了。不过，罗伦斯转念一想，女人愤怒时露出的虎牙总会特别引人注意，所以如果两名工匠起了疑心，就这么回答他们。

“跟那只狐狸跑了吗……愚弄了咱们，还以为不用付出代价是呗……汝啊，咱们走！”赫萝喊道，再次拉起罗伦斯的手走向民宿深处，爬上楼梯。

两名工匠直盯着两人，没有移开过视线。

等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后，两名工匠一定会大眼瞪小眼吧。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两名工匠面面相觑的模样，罗伦斯不禁觉得有趣。

这家民宿的老板阿洛德外出并要求两名工匠帮忙看店，只有一个可能性：原本与罗伦斯计划一同买卖皮草的伊弗最后下定决心，选择了罗伦斯认为不值得冒险的危险行径。想必阿洛德是与她搭船南下了吧。伊弗的目的应该是打算在港口城镇凯尔贝把皮草脱手，而对阿洛德而言，这是一趟南下朝圣之旅。

阿洛德是个不多说私事的人，所以罗伦斯猜不出有

什么原因鼓动他这么做。从阿洛德与伊弗似乎很亲近来猜测，或许他们有过什么能让彼此心灵相通的过去吧。

如同人们会怀念故乡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比住惯了的家更舒适。尽管这家民宿外观泛黑，仿佛由名为“时间”的沉淀物堆积而成，但毕竟原来是阿洛德以师傅身份坐镇的皮绳工厂。他甚至愿意舍弃民宿，也要南下踏上朝圣之旅，可见事情非同小可。

这趟艰苦之旅的向导以及盘缠问题，阿洛德应该会靠伊弗解决吧。

如同赫萝因为历经漫长岁月而体验过各种事情一样，人类也会历经不算短的岁月。针对某件事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最后会认为什么最重要，因人而异。把世界当作一块板子，往上面摆上代表这些事情的重物，试看会怎么倾斜，这便是所谓的人生。所以罗伦斯衡量过后，才会前往德林商行迎接赫萝。

所以，进了房间，一直被拉着走的罗伦斯用力拉住赫萝的手，让赫萝转身面向他。“我想问你一下。”

赫萝似乎完全没料到罗伦斯会拉她的手，所以罗伦斯轻而易举地就让她转过身来。方才还显现在赫萝脸上的激动情绪已散去，流露出真实的情感。那表情显得有些不安，却又像是下定决心的样子。如果形容得简单些，那是感到迷惑的表情。

罗伦斯也隐约察觉到是什么事情让赫萝迷惘。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不过，赫萝毕竟是赫萝。拥有贤狼名号的她一听到问题，立刻恢复方才的神情。

“汝问奴家打算怎么做，是吗？”

赫萝说话时的那副凶狠模样，就算她接着说“如果答案让人觉得不满意，别怪奴家咬断汝的喉咙”，也不会显得突兀。即便如此，罗伦斯毫无畏惧地举起与赫萝牵住的手，用指背擦去沾在她唇边的红色物体。那肯定原本沾在罗伦斯脸上就快凝固的血块吧。

赫萝依然一副生气的表情，但罗伦斯一眼就能看出她的“假面具”快要卸下了。

赫萝是对自己感到生气。她有太多的情感无处宣泄。

“嗯。就算要离开城镇，也要先想好旅行计划。”

“旅……旅行的计划？”

赫萝露出复杂的表情，或许是因为她也渐渐弄不懂自己为何要对罗伦斯大声怒骂。

“因为临时起意就离开城镇，这太过鲁莽了。”

“临时起意？难道汝不想追上那只狐狸，讨回利益吗？”赫萝猛然把脸凑近罗伦斯说道，但两人之间的身高差距，使得赫萝必须抬高视线。那模样简直就像贴近罗伦斯要求拥抱一样，罗伦斯当然没有这么说出口，他可不想被赫萝丢出窗外。

“狐狸是指伊弗吧，你说把利益怎么样？”

“当然是要讨回来！那只狐狸骗了汝，还独吞了所有的利益！既然这样，就应该让那只狐狸付出代价！”

“就像之前那次为了讨回黄金那样？”

赫萝点了点头。之后她垂着头好一会儿，想必是在调整不小心歪掉的愤怒的“面具”吧。

那一次，他们俩完全是遭人背叛。然而，这次算是遭人背叛吗？伊弗确实设下陷阱陷害了罗伦斯，但没察觉到陷阱的罗伦斯也有错。再说，赫萝现在能回到民宿的房间，就代表罗伦斯彻底取消了与伊弗的交易。

事实上，伊弗打算进行的交易伴随着如同自杀的危险。罗伦斯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才退出交易。因为这笔交易等于是百分之百反抗雷诺斯教会的行为，他不认为教会能饶过这样的行为。

不过，如今雷诺斯城里的混乱程度恐怕已超出教会的预期，企图在雷诺斯建立权力的教会想必正为了收拾这场骚动忙得不可开交吧。而且，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载着皮草乘船南下的不只伊弗一人。从港口的状况就能清楚这个事实。

事态未能如教会算计的那样进展，如今的状况已不是只要制止伊弗一人就好。不如说教会现在应该顾不上伊弗，致力于收拾事态吧。这么一来，教会也不会想追捕原本打算与伊弗合作买卖皮草的罗伦斯。也就是说，不惜冒险放手一搏的伊弗赢了这场赌局。

事到如今，罗伦斯不禁想就算前去索讨利益，自己又是否有权接收呢？他能立刻作出回答——他取回赌金，用来赎回赫萝。这么一来，要求继续参加赌局的人把利益分给自己，这当然不合理。

当然了，以赫萝的聪明才智，肯定早已察觉事实如此。她是在明白这样的事实之后，刻意说要讨回利益。而且，她一直对自己生闷气。至于原因，是因为她想提出任性的要求。

这个任性的要求是什么呢？答案可想而知。而且，这个任性的要求是会让罗伦斯极其开心的事情。

“难、难道汝不会不甘心吗？这样不是被人抢先一步了吗？”

赫萝明白只要罗伦斯反驳，她会立刻答不出话来，所以刻意说出这般偏离原本话题的话。

罗伦斯稍微别开脸，点了点头，刻意装出被赫萝凶悍气势压倒的模样。“确实是这样。可是，如果从实际去思考问题，会发现有很多难点。”

“汝这话是什么意思？”

虽然罗伦斯与赫萝绝不会互相说出真心话，但在互动中，两人之间像是套上一层由“谎言”制成的薄纱，并非因为无法信任彼此，而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都很固执，所以这点程度的虚假恰到好处。

“伊弗想必已经做好周全的准备。她能一下子就找到

船，绝不是偶然。一定是她事前就作好交涉了吧。这么一来，我实在不认为现在才出发能追上她。马店里现在一定像在打仗一样乱成一团，就算想骑马追她，也根本找不到马可骑。”

“有汝的马啊？”

“你说那匹马啊？那匹马确实强劲有力，但是要它长距离奔跑，很难保证不会出什么事。骑乘的马和拉货的马是不一样的。”

听到罗伦斯这么说，赫萝像在拼命思考什么似的垂下了头。就如赫萝自己在德林商行所说的一般，只要她恢复成狼的模样，就能跑得比什么都快。不过，罗伦斯当然不会指出这一点。

“而且，伊弗先前也和我提过，她似乎已在罗姆河下游的凯尔贝找到了皮草买家。这么一来，她当然是以会遭到教会追捕为前提进行交易，一定早就计划好要怎么逃跑了。”

罗伦斯这些假设都不夸张。

伊弗可能选择的逃跑路径可大致分为陆路和海路。如果她选了陆路，那还可能追得上；倘若她进入了大海，就束手无策了。虽然依目的地不同，也会在行程上有所差异，但只要遇上适合航行的气候，海路能比陆路快上五倍。就算是赫萝，恐怕也很难追得上吧。

“就、就算是这样，奴家还是无法接受，奴家不追不

甘心。”尽管气势已逐渐消失，但赫萝仍这么说道。她如此执意要追上伊弗，就算有一半理由是当真觉得伊弗可恨，另一半也绝非如此。而这“另一半”，正是让赫萝对自己感到生气的原因。

赫萝说，她想结束与罗伦斯的两人之旅。理由是害怕两人感情太要好，会使得乐趣磨灭，风化了愉快的感觉。

对于这一点，罗伦斯能理解两人确实无法永远维持愉快的日子，也能理解无法一直延续与赫萝的旅行。但他觉得至少应该以笑脸迎接旅行结束的那一天。

当然了，就像明明知道隔天会宿醉，还是忍不住多喝几杯一样，就算心里明白这样不行，还是受不了想与赫萝一直旅行下去的诱惑。这么一来，罗伦斯当然无法否定两人可能走向让赫萝害怕的结局。但是，他希望旅行至少能延续到抵达赫萝的故乡为止。所以他才会前往德林商行，牵起赫萝的手。

在经过这些互动后的现在，不用说也知道，两人尽管渴望却不肯说出口的事情会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绕远路，好刻意延长旅行。

“如果说不甘心，那当然会不甘心了……”

“是呗？”赫萝脸上尽管带着愤怒，表情却显得开心。罗伦斯不禁有些佩服地想，原来世上有这么多种表情。

“而且也确实亏了钱……”

伊弗在判断出不得不取消与罗伦斯的交易时，留下